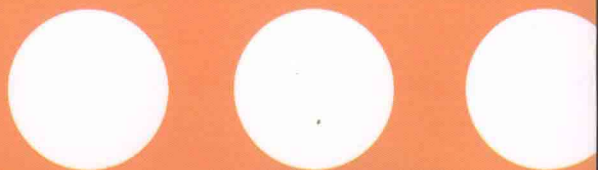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公社
陕西卷

日月



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在动着一个心思，要回到故乡，回到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。生命的起源已经揭秘，人生的本质初见端倪，命运的面目大都暴露，无需再探索和等待什么了，她只想和老外婆在一起，守着老房子和庄稼地生活，种一园向日葵。夜里坐在槐花洁白的芬芳里听布谷鸟在空山中彻夜鸣叫，在竹影婆娑的篱笆下怀想陈年往事。

吴梦川○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散文公社

陕西卷

日月

吴梦川 /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月/吴梦川著.--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
2010.7

(散文公社.陕西卷)

ISBN 978-7-5306-5548-1

I. ①日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002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56 千字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目录

【第一辑】 日月

落风坡 003

村庄 015

日月 023

革命游戏 038

道具 046

幽灵 055

【第二辑】 母系

紫色木槿花 067

提灯穿过黑暗的长街 076

母系 085

青蛙公主 098

谁在风中奔跑 108

失落的帝国 122

【第三辑】 青春

青春 139

飞 146

十四岁的黑白相片 154

等待一个陌生人 163

苹果 169

盛夏 176

【第四辑】 流年

流年 195

瓶供 212

民乐过耳 215

流浪的河流 219

一个人去看海 222

【第一辑】 日月

→ 落风坡

初夜

布谷鸟叫了一声。

紧接着,布谷鸟又叫了一声。

“布谷布谷”,后山的布谷鸟叫到第三声时,母亲就醒了。

母亲睁开惺忪睡眼,看见大片大片亮白的月光,从西墙の木格子窗棂倾泻进屋,把床头都染白了,就像下了一层厚厚的霜。

子时已过,后半夜了。

母亲翻个身,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她慵懒地伸出胳膊,双手轻轻插进枕上亮白的地方,就像浸入洁净的井水,盈盈一握,缓缓舒展,恍惚有涟漪柔柔漾起,漫过指间。

母亲悄无声笑了,然后她感觉到渴意,于是穿鞋下床,摸索着去到灶房,捧起葫芦瓢从水缸里舀起一瓢水,咕嘟咕嘟喝了一口。水是后山浸下来的泉水,清冽甘甜,于是母亲忍不住又喝了一口。

咕嘟咕嘟,母亲喝到第三口时,我就醒了。泉水的凉意让我冷不丁打个激灵,我揉揉眼睛,再踢踢腿脚。“咚”的一声,水



瓢从母亲手中滑落，跌进水缸，溅起几朵水花，在水面直打旋儿。突然袭来的阵痛让母亲无法自持，她手扶缸沿轻声呻吟。

木门拨启，两扇木门訇然打开，霎时，月光如一盆雪水当头泼下。

夜空明净无云，月亮看上去也像一个腆着大肚的孕妇，慈眉善目静卧苍穹。它不圆满，亏缺了一小块，那是因为它正在分娩，它已娩出了无边无际的月色把山河照亮。

西边山坡上有棵高高的柏树，枝丫伸展像无数健壮的手臂，等着要揽月入怀。这时候，天空就变成了一个孕妇，月亮则是它娩出的宝贝，柏树是大地的接生婆。往西，再往西，等到月落树梢头，柏树这个接生婆就会欢天喜地抱住夜空产下的月婴儿，完成一次宇宙自然最伟大神奇的分娩。

母亲抬眼望天，疼痛，甜蜜，恐惧，幸福，百般感受交织杂缠，她捂着肚子不禁哭出了声。

多美多好的月亮啊，苍天的心肝，大地的宝贝，母亲的念想，它牵扯着我的心，撞击着我的肝，我更激动难耐了，放开我，别拦我，我要到人间看月亮，非去不可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

阵痛越来越剧烈，母亲的呻吟变成尖叫，一声高过一声，最后与布谷鸟的鸣叫声组成了激烈高亢的和声，让那个寂静美好的春天夜晚显得如此富有艺术气息。

更多的人醒了，惊慌的喊叫声，急切脚步声，粗重的喘息声。然后村庄也醒了，狗叫声，鸡叫声，猫叫声。月光照在竹篱笆上，一些晃来晃去的人影，竹影，树影。

母亲被抬上滑竿匆忙送往医院，轿夫奔走如飞，路边桃花纷落，滑竿上的母亲在颠簸中嘶喊，我在母亲的肚子里东冲西撞。

我没有等到进医院,我不喜欢来苏水的气味,更不喜欢冷硬的器械,我不想诞生在医院,我只想降生在大自然,所以我迫不及待就要出来,这样一个月光静好的春天夜晚正合我意,是我最想要的人间。

一爬上西边那个有着高高柏树的山坡,我就真的出来了。

那座山坡叫落风坡,它是风族的家园和驿站,风儿一年四季在此落脚布阵,又从这里远走高飞。

我来到人间的一刹那,最先感觉到的就是风。我嗅到了风的气息,那是暗夜的微风,暮春三月的小南风,暖暖的,柔柔的,润润的,若有若无,和母亲的发丝一起触碰我,挠得我的鼻孔痒酥酥的,也许我还打了个小小的喷嚏,只是无人知晓。

落风坡上起风了,风儿吹过山坡,送来花的香气:清清香的是桃花,甜甜香的是槐花,醞醞香的是油菜花;还有蚕豆花,豌豆花,萝卜花;更多的是植物香气,青草香,树木香,麦苗香;更多的是乡村气味,泥土,渠水,竹林,草垛……那么多大地上的香气,突如其来,铺天盖地,像潮水般奔涌,争先恐后直往我的鼻腔里钻,把我香的迷迷瞪瞪,晕晕乎乎,差点就透不过气来。

我来得真是太及时了,月亮还挂在苍穹,花儿正遍地飘香,还没受过工业污染和资本蹂躏的大地显得多么幽美纯净。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哇哇大哭起来,这是最原始本真的感恩方式,感谢母亲,感谢苍天,感谢大地,赐予我如此恬静美好的生命初夜。

哭着哭着,月亮落下去了;哭着哭着,天就亮了;哭着哭着,我累了;哭着哭着,我就慢慢睡着了。

由于一路颠簸得厉害,花香又过于浓烈,再加上受了点风寒,我昏睡了三天三夜,这使得我的体质基础有点薄弱,并留

下了对大自然的风吹草动极度敏感的后遗症。

三天后我醒来，发现人间变了，变得和最初那个夜晚有点不一样了，具体有何变化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再后来，我就渐渐淡忘了最初那个夜晚，因为许许多多的夜晚正纷至沓来，让我应接不暇，它们和一个夜晚比较起来，显得更加漫长和重要，渐渐地我也就习惯了随后数不清的没有花香和月光、只有烟尘和噪声的城市夜晚了。

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想起来有点费劲，也有点伤神，只是我早已不习惯用哇哇大哭来表达内心感受了，唯愿凭借文字能够再次抵达那个夜晚，那个刮着春风的人间夜晚，泥土催生的大地气息，月亮娩出的纯净光芒。生命初始，万物纯洁静美，天地广阔寂寥。

也许这是妄想。母亲说过，我所有官能中，唯嗅觉功能为最。

母亲说得对。眼下我正路过一个陌生而正宗的村庄，夕阳西下，晚霞绚烂，泥土和着稻穗的芬芳猛烈贯入鼻腔时，我开始晕眩，心脏狂跳，眼睛眨巴着，竟闪出了泪光。

此时我才知道，那夜在落风坡上呱呱坠地的，真的只是一缕风啊。

芭蕉

夜里又落起了雨，雨点打在屋瓦上，窸窣窸窣地响。

雨已连续落了半个月了，但却见不到雨的样子，雨们总是夜里来，天亮走，来去匆匆，悄无声息。睡梦中的人无知无觉，只有当早晨推开门，看到湿润的地面水亮的草叶，呼吸着清新

凉爽的空气，才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昨晚又落雨了。

么姨说，这就是巴山夜雨。她还摇晃着脑袋，给我念起一首古诗：

君问归期未有期，
巴山夜雨涨秋池。
何当共剪西窗烛，
却话巴山夜雨时。

我觉得这首诗很好听，但我一点也听不懂，我只是觉得么姨念诗的声音很好听，还有，她念诗的样子也很好看。

么姨是在油灯下给我念那首诗的，油灯如豆，红光闪跳，映照得么姨的脸柔和光亮。夜晚的老屋安静异常，只有房檐上的雨声窸窣窸窣。

但是，那夜的雨声却稍微大了一点儿，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。醒来时，我看见屋里亮着灯，么姨还在灯下做针线活，她绣的是一个荷包，荷包上有粉红的荷花，还有一对好看的鸳鸯。

我知道这个荷包是给谁绣的。端午节快到了，落风坡外那个标致的小木匠就要来了，年年这个时候，小木匠都会跟着老木匠父亲到我们这里来做木匠活。

么姨和小木匠啥时好上的，谁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我一落地睁眼就看到他们好了。么姨说，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娃，他还是一个小男娃的时候，他们就好了。一生一世，他们是彼此爱过的唯一。

我心里隐隐生出妒忌，我要么姨把这个精美的荷包送给我。

么姨不给，笑着哄我，小乖乖，等过年吧，么姨给你缝花衣裳。

么姨啊，你可千万别急着嫁人，你要耐心等我长大，等我挣了钱，我就给你做嫁奁，世上最好的嫁奁，整整一百抬。

夜深人静，雨点敲打着木窗下的芭蕉叶，发出清脆又沉闷的声响，滴答，滴答，一声比一声单调，一声比一声寂寞。我瞪大眼睛望着黑黢黢的房梁。

么姨说，今年雨水好，芭蕉长得好肥。

我晓得了，原来芭蕉叶越肥大，从屋檐接住的雨滴就越多。滴答，滴答，雨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急。我满心忧虑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就数雨声，一声，两声，我能数到一百声。

么姨说，芭蕉闹人，明天就砍掉它。

早晨醒来，雨停了，天晴了，窗里窗外一片宁静，芭蕉叶子翠绿可爱，叶子上的水珠晶莹，闪烁，滚动，我已忘记了它夜里的吵闹烦人。

后山的溪水涨了好多，山里腾起大片大片白茫茫的云雾，田里的稻禾吸足了雨水，挺直腰杆好精神。小青蛙在田埂上活蹦乱跳，小蜻蜓在竹林里飞来飞去，门前一片清亮水绿。

么姨坐在院里打席子，竹篾细长柔软，在十指和怀里跳跃。么姨弯腰倾身，长辫子就垂落下来，拂扫着竹席，她捡起辫子往背后轻轻一甩。打着打着，辫子又滑落下来，于是她捡起辫子又往后甩。

就这样，么姨一边打席子，一边不停地甩辫子。

我在门前水田边摘打碗碗花果果，么姨不让我碰打碗碗花，我偷偷摘过，还真打碎了一只瓷碗。那些神秘的小碎花花真让人担惊受怕，但现在花花结成果果了，总可以放心摘了

吧？

么姨摘下的是几把嫩花椒，她要给我们搅豌豆凉粉吃。把青绿的花椒和辣椒一起埋进灶膛柴灰里，烤得喷喷香，和蒜瓣一起捣碎，再放一勺泡菜坛里的酸盐水，拌出来的凉粉香辣爽口，吃起来好巴实。

么姨在灶房烧火煮饭，柴火在灶膛里呵呵呵地笑，笑声好响。

火笑了，一定有客人要来。

我跑出去，爬上高高的石碾架子，手搭凉棚向西边张望。

我先望见一条大白狗从落风坡上跑下来了，狗尾巴翘得老高老高，还打着卷儿，在屁股后面快乐地颠啊摇的。

接着，我又望见一头老水牛出现在落风坡上，后面跟着一个小男娃，手里拿着鞭子甩呀甩的，还大声唱起了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。

一个挑箩筐的男人走下来了，一个背背篓的女人走下来了。

我望呀望呀，脖子都望酸了，最后把落风坡的风儿望来了。风儿吹呀吹呀，还真吹来了小木匠，灶王爷没有哄我们。

小木匠和老木匠，一前一后走下山坡，朝这边来了。他们看上去就像落风坡上高高的柏树，两棵会走路的柏树，一棵老了，有点佝偻；另一棵正年轻，挺拔健壮。

小木匠来了！后面跟着老木匠！我大声喊叫着，飞跑进屋去报信。可我跑遍了整个院子，找遍房前屋后，竟然到处都没有看到么姨的影子。

小木匠和老木匠从我们屋前走过，热情地打着招呼，然后就进村了，他们要去二狗家打家具，二狗的姐姐要出嫁了。

等他们走远了，看不见了，突然，木窗下芭蕉叶翻动，露出一张羞答答的脸来，竟然是么姨，原来她一直藏在芭蕉后面呢。

么姨从肥大茂密的芭蕉叶子底下慢慢走出来，衣衫和头发都被芭蕉叶子抖落的雨珠打湿了，只见她绯红着脸，手指揉搓着长辫梢，一声不响又进了灶房。不一会儿，房檐上就升起了袅袅炊烟，还响起了好听的歌声：

高高山上哎，一树槐哟，手扶栏杆哎，望郎归哟……

那年过年，木匠家请来的媒婆进了我们家门，这门亲事就定下了。第二年过年，小木匠又来到我们家门前，吹吹打打娶走了么姨。

么姨的嫁奁家具都是小木匠亲自来家打做的，这次他干得比哪次都卖劲。那些木头家具打得很结实，很漂亮，不会烂也不会坏，足够他俩用一辈子。

落风坡上又起风了，大风吹走了我的么姨。

么姨离开后，木窗下的芭蕉叶就慢慢枯萎了，巴山的夜雨还是一夜夜地下，雨声却突然消失了。多年以后，村庄里的姑娘也都一一消失了，她们被风吹到了繁华的城市，我再也无法想象出她们的样子。

么姨是我今生见过的最后一个村庄姑娘。

菜园

太阳快要落山了。

不知是谁站在落风坡上往西天放了一把火，大片大片的云彩被呼呼点着了，火焰烧得它们变了形，一会儿变成一条狗，一会儿变成一匹马，一会儿又变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天神。

外婆没有心思看云彩，她挑着水桶，一个人匆匆去了屋后的菜园。

我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云彩，它们变化得实在太慢了，有时候还看不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，我没耐心等了，然后就跑去找外婆。

一爬上屋后的小山坡，就看到我们家菜园了，大片大片的绿色，真是喜人啊。

外婆在菜园里忙碌着。她俯下身，弯下腰，从水桶里舀起挑来的溪水，一瓢一瓢浇灌菜地。“哗”的一声，清清溪水倾泻下来，一下子就被焦渴滚烫的泥土贪婪地舔吸得一干二净，“哗”，又是一瓢，直到表皮露出湿润的深棕色时，泥土才显出喝足水的惬意。

外婆很公平，挨着走挨着浇，不落下任何一个窝，一棵苗，因为所有菜苗都是她亲手种下的孩子。

一会儿，外婆累了，停下来，喘着气，左手扶腰，右手擦拭额头的汗。

菜地浇完了，外婆从地上捡起一个箩筐，开始摘菜。外婆说，瓜菜熟了就得摘下来，吃掉，或者卖掉，不然等老了落了，就可惜了。

这是我最爱干的事情了。欢天喜地跟在外婆身后，端着箩筐，接外婆摘下的瓜菜：一根绿绿的黄瓜，通身小毛刺，嫩生生；一个紫黑的茄子，圆鼓鼓，亮油油；一根白白的苦瓜，浑身绞着花疙瘩，水灵灵；一把彤红的朝天辣椒，硬邦邦，歪兮兮。

但是,如果摘下的是一个金黄的大南瓜,或者是一个雪白的大冬瓜时,我就端不动箩筐了,就得把箩筐放到地上了。

手一腾出来,手就痒痒了,我也要摘菜。

轻轻扒开层层菜叶,在瓜棚藤架间细细寻找,一股股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这些香气又是各不相同的,花有花香,叶有叶香,瓜有瓜香。花香嗅起来粉粉的,叶香嗅起来涩涩的,瓜香嗅起来甜甜的。

有时候,我正东翻西找呢,脸蛋不小心贴上一朵黄灿灿的大丝瓜花,就会听见嗡嗡的声音,一只蜜蜂突然从花蕊里飞出来,差点就亲我一口;或者是几只粉白的浅黄的小蝴蝶,被我莽撞惊扰,扑闪着翅膀在园子里慌慌地飞来飞去,好半天过后,等它们飞累了,定下神来,才又停歇在另外一些花朵上。

那些成熟的大黄瓜大丝瓜大苦瓜们大都悬在藤架上,吊在半空中,看着眼馋,就是够不着。我几次跳起来,都只能摸到它们的脚尖,只能看它们在我头顶晃悠。忙活半天,空粘了一头黄花粉,白染了一身绿叶汁。最后,我终于摘了根黄瓜,颠颠地跑去交给外婆,外婆摇头,太嫩了,花蒂还没落呢;于是我又继续寻找,然后摘了根丝瓜,外婆又摇头,太老了,应该留着做种。

外婆心疼她的瓜菜,就叫我到一边去玩耍,别在这里瞎糟蹋了。

于是我就到一边玩耍去了。草地上有许多蚂蚱跳来跳去,也有一些螳螂爬来爬去,还有绿的红的蜻蜓飞来飞去。

蚂蚱比较柔软,你一捏住它的两条小细腿,它就有节奏地晃动起身子来,好像在给你打躬作揖,我们给它起了个很文雅的外号,叫“谦虚姑”;螳螂比较强硬,你抓它,它会挥舞两把